

李塉集

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李塉集

上

陳山榜等點校

人民出版社

責任編輯:王 萍 劉志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塏集/陳山榜等 點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ISBN 978-7-01-013758-2

I. ①李… II. ①陳… III. ①李塏(1659~1733)-文集 IV. ①B249.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66577 號

李 塏 集

LIGONG JI

陳山榜等 點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發行

(100706 北京市東城區隆福寺街 99 號)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張:117.5

字數:2332 千字

ISBN 978-7-01-013758-2 定價:560.00 圓(全貳冊)

郵購地址 100706 北京市東城區隆福寺街 99 號

人民東方圖書銷售中心 電話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凡購買本社圖書,如有印製質量問題,我社負責調換。

服務電話:(010)65250042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戴逸	馬大正
卜鍵	
成崇德	鄒愛蓮
朱誠如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陞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

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

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被英法聯軍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誌、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

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鉅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二〇〇四年

《李塉集》點校說明

明末清初，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催生了一批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而李塉則是這時期稍晚一些的一位思想家。明王朝的悲慘結局，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熱，為他們提供了思想的動力和思考的內容，而剛剛入主中國的清朝統治者，為政權維穩，正千方百計拉攏漢族知識份子，還沒來得及對廣大知識份子進行全面的思想控制和政治打擊，這就為這些思想家思想的產生和傳播，留下相對自由的時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李塉與其師顏元一起，創立了一個以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為基本宗旨、以傳承道統康濟民命為根本目標的學術流派，史稱顏李學派。

（一）

李塉祖上本是小興州人。明初，遷蠡縣西曹家葛村（今河北省蠡縣西曹佐村）。經過近十代人的艱苦努力，不僅成為村上的田產大戶，而且其曾祖父李應試、父親李明性還都考取縣學生員，堪稱蠡東望族。清初，因其田宅被圈占，遂家道中落，致衣食不繼。

李塉出生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二十四日，乳名四友。入學時取名曰“塉”，命名之義，蓋“恭欲其謙，土欲其實也”^①。為戒其流於柔弱，又字之曰“剛主”。中年後，自號“恕谷”。

李塉的第一位老師是其父李明性。李明性雖祇是個縣學生員，但經學功底頗深。他學宗孔孟，主敬循禮，篤志潛修，尤重孝弟。因對李塉寄望甚厚，故課子極嚴。李塉四歲時，便教他一些古詩等。八歲正式入學，教之習幼儀，讀經書。李塉亦不負重望，勤奮學習，經過十多年的刻苦努力，十九歲便考進縣學，列生員第一名。時任地方教育長官是《儒

^① 陳山榜、鄧子平：《顏李學派文庫》，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 卷，第 1211 頁。

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曾祖父吳國對。他深喜李塉的文章，將之開雕問世。青少年時期的李塉，由於其父的教育，奠定了堅實的經學基礎。

李塉的第二任老師，是顏李學派的創始人顏元。顏元，字渾然，號習齋，祖籍博野。因出生在其父義養於蠡縣劉村朱家時，故曾姓朱，名邦良，字易直。顏元二十四歲開始尊崇陸王，二十六歲始服膺程朱，皆誠心誠意。但長期的社會歷練和生活磨難，使他逐步認識到，程朱所主張的理先氣後的認知思想，理純一善而氣質有惡的人性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治學方法等，既有違人之性情，又不合先儒之教，更無益國計民生，於是在三十五歲那年，他著作了《存性編》和《存學編》，開始對程朱理學進行系統性批判。他提出了自己的理氣一元論，認為性形一體，知識來源於實踐，學教應服務於民命，人性純為一善，只要踐形盡性，人皆可以為聖人。同時，他還將自己的學齋由“思古齋”更名為“習齋”，教學內容由時行的八股制藝改為禮、樂、射、御、書、數、兵、農、錢、穀、水、火、工、虞等實用學問為主，教學方法也由以講讀為主改為以習行討論為主。這些，無論對當時的學術思想還是教育教學，都稱得上是根本性變革。李塉正是在顏元實學思想成型後開始受教於顏元的。

李家與顏元交往有素。李明性長顏元二十歲，雖不是顏元的業師，顏元却尊之如師如父，不時前往求教和慰問。顏元長李塉二十四歲，當顏元實學思想成型以後，李塉也進入有自我思考能力的青年時期，於是他便經常到顏元處聽其講實學。然而顏元並無收徒之意，他對李塉說：“尊君先生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足下歸求之而已。”^①但李塉之學却因顏元而轉移，逐步由經學和八股制藝轉向實學，“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為是，遂却八比，專正學”^②。他不僅仿顏元立日譜課品行，分日研習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之學，經常赴習齋聽顏元講授兵、農、錢、穀、水、火、工、虞等，他還仿照顏元的《習齋教條》，為自己的學塾訂立了類似的《學規》，以使自己的弟子也受同樣的教育。他還發願說：“咫尺習齋，天成我也。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③不難看出，青年時期的李塉，受顏元影響之深。

康熙二十二年(1683)，李明性去世。彌留之際，對顏元和李塉說：“進斯道於吾子，須有始有終。”^④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李塉“齋戒沐浴，至習齋，投門人刺，以《瘳忘編》《恕谷集》為贊。”^⑤至此，二人師生關係確立。翌年，李塉參加鄉試，中舉。其實，李塉拿作

① 陳山榜、鄧子平：《顏李學派文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652頁。

② 同上書，第4卷，第1214頁。

③ 同上書，第4卷，第1219頁。

④ 同上書，第2卷，第407頁。

⑤ 同上書，第4卷，第1244頁。

拜師禮的《瘳忘編》，也是因受顏元《存治編》影響而作的——“塉與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編》，塉著《瘳忘編》，先生訂正之。”^①

明性、顏元而外，李塉還曾學樂於毛奇齡，學數於劉見田，學琴於張而素，學書於王五公、彭通，學射於趙思光、郭金城。其中惟曾向毛奇齡投過門人刺。另外，每遇有專長之人，他都虛心求教，力求盡學其長。例如，吳子淳精通西洋數學，李塉就向他請教西洋三角與畢氏定理之異同，於是便知道了西洋三角能解決直角三角形以外的三角問題；馮敬南精通天文地理，李塉就向他請教所謂“星官分野”問題，於是便知道了“星官分野”之非；王源善文，李塉就向他請教爲文之道，於是李塉才有了文宗六經思想，文章水準有了質的提高，致使他將先前之作大多放棄，這就是李塉散文只有《恕谷後集》而無前集的原因；等等。李塉後來在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時說：“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迨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只在好，不在質高。”^②又說：“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學者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③這應是至今仍具借鑒意義的學習經驗。李塉因勤學好問，終於使自己成爲一個大學問家。

（二）

滿腹才學的李塉，雖然在仕途上僅僅作過不足三個月的通州學正，沒有多少作爲，但他一生的事業，還是十分可觀、頗值一書的。

道行天下謂之事業。李塉“志欲行道”，“如不能行”，他則要“繼往開來”^④，將其傳之久遠。

李塉雖爲官不久，但在“行道”方面還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他曾在桐鄉、鄞城和富平三縣，共六次出任幕僚。在幕期間，他總是勸導縣令寬刑省法，輕徭薄賦，安民興教。有時他還同縣令一道，並轡下鄉，訪民情，勸農桑。在富平，他設計施行了“飛票催科法”，即將全縣各戶當繳稅銀，以書面形式逐級轉發，令其主動上繳，祇對不及時上繳者施行催征。這既節約了征繳成本，又避免了地方豪強將賦稅向普通百姓轉嫁，實爲良策。而在奉命捉拿“變民”時，他輔助縣令，不僅機智地擒住了“匪首”，而且寬大了眾多“脅從”，這樣既維護了地方治安，應付了上差，還避免了濫殺，所以在一定意義上也保護了民眾。李塉因此而深

① 陳山榜、鄧子平：《顏李學派文庫》，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卷，第 664 頁。

② 同上書，第 4 卷，第 1213 頁。

③ 同上書，第 4 卷，第 1213 頁。

④ 同上書，第 4 卷，第 1281 頁。

得當地紳民的擁戴。

因李塉才學出眾，致使許多官員都想將其招致幕中，佐政輔學。有此意願的，不僅有省、府、州、縣級官員，一些皇室成員及閣僚廷臣，如皇三子、皇十四子、明府、索府等，都曾表示招攬之意，皇十四子甚至連迎接李塉的車馬都曾派出。對於這些權貴的延攬，李塉都婉言謝絕，而只在三個縣作了六次幕僚。其結果，自然是使李塉失却了多個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但却因沒有攀龍附鳳，而未陷入皇親國戚的權勢紛爭，得免罹黨禍。這似乎與李塉的遠見卓識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不無關係。

李塉晚年，朝中曾擬招他去修明史、教皇子，但均被方苞以李塉老病不能出為由予以阻攔。聞訊後，李塉對方苞的做法保持了沉默，而其弟子則對方苞的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的確，朝廷擬議之延聘，與權貴私自之招攬，是大不相同的兩回事，方苞從中阻攔好友出山，是愛護，是無知，還是嫉妒，我們不好妄議，或許兼而有之，亦未可知，總之，是因為方苞的阻撓，使李塉兩度痛失展示其才華的機會。後來雖有直督請李塉主修《畿輔通志》，但這與修明史和教皇子的意義及價值已不能同年而語了。

既然社會沒有給李塉提供更多的行道平臺，那末，李塉也祇好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明道和傳道上了。於此，他幹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從教，成就了他的教育家的地位。

首先，李塉從二十二歲便開始教弟弟培、埈以學，二十三歲開始招收外姓學生，並仿照顏元的《習齋教條》，訂立了大體與之類似的《學規》。他曾在京、冀多處設館，直到七十多歲，仍不斷有人前來拜師求學，甚至有不遠千里，從大西北跋涉而來的。其教育生涯歷五十餘年，弟子遍及多省，迄今尚有姓名可考者就多達百餘人。李塉既教他們六藝實學，也教他們時文制藝，所以其弟子中，既有人成了傳承顏李實學思想的學者，也有人科考中式。另外，李塉還經常接待前來問學的“訪問學者”。根據他們的不同情況，李塉總是因人因時予以指導，其中有的後來甚至成為督、撫級官員。

其次，為傳授顏元所主張的六藝之學，李塉編撰了大量教材，其內容涵蓋了禮、樂、射、御、書、數等各個方面。除《學御》散佚外，《學禮》、《學樂錄》、《學射錄》等迄今尚存，而書、數之類則收錄在其《小學稽業》中，而《小學稽業》本身就是一部相當優秀的可供小學階段使用的教材。這些教材在當時都頗具實用價值。

再次，李塉對教育還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討。除散見於他的書信和其他著作者外，僅相關專著就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等。他所反復提倡的“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的實用、專業教育主張，與當時盛行的時文帖括相比，其實踐價值有天淵之別。

最後，李塉還對學制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了一套從里學、邑學、鄉學、縣學、府學、藩學直到太學的學制系統，並對其招生、教學、考試以至學生的陞降和畢業生的錄用等都作了規劃，這在中國教育史上頗具創新意義。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李塉稱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教育家。

第二是傳道，最終使顏李學派得以形成。

顏元的實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平民性、務實性、批判性和創新性，其先進性在當時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但因其批判時為“國學”的程朱理學，反對時為“國策”的八股取士，故其思想既不被官方所首肯，也不被那些醉心科舉功名的士子所接受，再加上他不交權貴的耿介性格及不尚著述的樸實學風，致使其實學思想傳播不廣。儘管他也曾努力地去京師，下關東，游中原，終歸影響有限。李塉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既然把承傳顏元實學思想視為自己的天職，就不再拘守小節，而是師師之意，不泥師之跡，甚至大膽採取與顏元完全不同的策略，以實現其戰略意圖。如，顏元少出閭里，而李塉則極重遊歷；顏元不交權貴，李塉則交無貴賤；顏元耿介，非其所有，一介不取，而李塉則當食則食，當收就收，祇求“歸潔其身”；顏元不尚著述，李塉則只要有意義，有需要，能著就著。對於以上行為，顏、李的一些好友都有點看不下去了，而顏元卻不僅不指責李塉，反而對此倍加贊賞。這就是莫逆之交！正是師生的這種相互理解，正是李塉的聰明和大膽，最終成就了顏李學派。對此，李塉做了兩種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是積極探索深入闡發顏元的實學思想。顏元的實學思想，廣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哲學等諸多方面，其見解往往深刻而獨到。但越是這種情況，就越難以引起時人共鳴，更何談接受！為解決這一困境，李塉就對顏元的實學思想積極地進行探索，然後深入淺出地予以論證和闡發，以便世人的理解和接受。如，他推衍《存治》，著作《寥忘編》，為褒《存學》，編撰《未墜集》（可能已佚），為顏元著作作序跋，為習齋先生修年譜，等等，都屬此類。在具體的思想理論上也是如此。如，顏元主張“人皆兵，官皆將”，李塉就釋之以“兵農合一”；顏元主張均田，李塉就探索可行之方案；顏元主張興水利，李塉就提出治淮治永的具體方案；顏元主張廢除八股取士，李塉就和之以“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顏元提出形性不可分的理氣一元論，李塉就向人解釋道，理就如同木之紋理，無木，其紋理安存？等等。這都是李塉明道的最好例證。

二是廣事交游，積極傳播顏元的實學思想。

李塉認為，顏元的實學思想需要廣泛傳播，而這種傳播，需在人口密集文化發達的通衢都市才會有更好的效果，“僻谷引吭”是不行的。於是他數十次赴京師，多次下江南，游中原，赴關中，足跡遍及今京、冀、豫、皖、魯、晉、陝、江、浙等地。每到一地，他不僅結交文

人學士、專家學者，同時也結交官吏及其幕僚。與他交往的官吏，不僅有府、縣級的，也有省、部級的，甚至還有廷臣閣僚。而當時的知名學者和專家，如孔尚任、方苞、萬斯同、閻若璩、費密、梅定九、馮敬南等，皆與有往來。顏元實學思想的魅力，加上李塉之大力宣揚，使不少人為之傾倒。有的不惜重金為顏李刊刻著作，如顏元的《四存編》，李塉的許多著作，皆因此而得以出版。有的官員因李塉而仰慕顏元之學，稱私淑弟子，如御史郭金城、縣令溫益修等。有些已頗有聲望的人亦因李塉而轉慕顏元之學，前來拜師顏元，如王源、惲皋聞等。正是因為有了李塉的努力，才使顏李之學，四方響和，海內之士，靡然相從，一個以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為基本宗旨、以傳承道統康濟民命為終極目標的學術流派得以成型。

而李塉為明道傳道幹成的第三件大事，就是他為中華思想文化的寶庫，增添了一批如珠似玉的著作。

（三）

李塉的一些著作，如《恕谷集》《未墜集》《運心編》《四書言仁解》《與斯集》《學御》等，今未見到，可能已佚。現今所能見到的有關著作共三十種，計一〇九卷。其中二十八種為李塉自己撰著。另外兩種，一是《恕谷中庸講語》，是其弟子聽其講《中庸》的筆錄，已經李塉審閱認可，並且書名亦依李塉之建議而命；一是《李恕谷先生年譜》，系其弟子在其指導下，主要據其《日記》而修纂。因為這兩書與李塉關係至密，故收附本《集》中。

顏元倡習行，重事功，不尚著述，故其遺著不豐。現存李塉著作，幾三倍於顏元。對此，李塉有兩次解釋。一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李塉在桐鄉幕僚任上，多有刊刻。好友郭子固致書，規其刊書無關經濟。李塉復信道：“吾友恐予蹈書生文士之習，誠為雅意。然天下無經濟，由學術差，辨學，正經濟天下萬世之事也。”^①一是雍正三年（1725），六十七歲的李塉在回憶自己著述歷程時寫道：“思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②李塉秉顏元之教，志欲行道，然道“不能行”，於是他便決心繼往開來，將道傳之久遠，這或許是李塉著述之根本動力。

李塉之著述，前期因主要受顏元之影響，故多教養之具，中年游江浙之後，受江南文士影響，轉多考辨、傳注類作品。但是，從血管裏流出的總是血，就是在其考辨、傳注類作品中，也不無實學思想的流淌，亦不同於俗士之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他仍在詩中寫

^① 陳山榜、鄧子平：《顏李學派文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卷，第1255頁。

^② 同上書，第4卷，第1355頁。

道：“九京若遇賢師友，爲識滔滔可易方。”^①這種執著地對改善國計民生之道的追求，正是李塉著述的思想價值之所在。

李塉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這些著作本身，就是以李塉的視角，對當時社會的一個寫照，而李塉所撰《顏習齋先生年譜》，被公認爲譜牒史上之名著，而他提出的修志主張，即使對於今天的修志工作，仍不乏借鑒意義。

李塉的著作，還具有極高的藝術美學價值。其初，李塉文宗唐宋八家，稍有浮華之氣，後受王源啟發，改宗六經，浮華頓無。其爲文，平實沉穩，看似信筆寫來，實則渾然天成，深爲大家稱道。河南主事李汝懋說：“吾遍閱聞人集，錢牧齋、吳梅村猶是宋明遺習，汪文菴弱，侯朝宗亦涉摩擬，方靈皋練或傷氣，王昆繩主奇變，而乃有唐陳，若夫淵源聖經，旁羅百氏，雄潔奧化，不名一家，其《恕谷後集》乎！”^②王源亦贊道：“恕谷之注經，超軼漢宋，連篇片語，皆古文也。”^③而定州王灝在《畿輔叢書》中亦盛贊李塉文章“恢奇變化，不可方物”^④。總之，李塉的著作，不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而且具有極高的藝術美學價值，是中國思想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李塉著作在其生前之刊刻情況，李塉在其自作《李子恕公墓志》中有一記述：

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注及《傳注問》，又刻《易經傳注》《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⑤

但這祇是他晚年回顧之概述，尚有遺漏。據《李恕谷先生年譜》及諸書序跋等資料記載，康熙三十四年（1695），郭子堅曾爲其刊刻《聖學成法》《與西山先生書》及《訟過則例》三種。這三種著作，《訟過則例》今仍單獨成書，《與西山先生書》後收入《恕谷後集》，而《聖學成法》今未見到。其後六年，徐秉義、吳涵又爲其刻《聖經學規纂》。由此看來，《聖學成法》與《聖經學規纂》當不是一書。李塉曾輯諸儒論學之語爲《未墜集》，顏元還曾爲之作過一篇序言，名《未墜集序》，其文今收《習齋記餘》。《聖學成法》是否與《未墜集》有關，或者就是該書，因未見，不敢妄定，僅提示存疑，以作後人尋覓研究之線索。該書之散佚，是否與

① 陳山榜、鄧子平：《顏李學派文庫》，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 卷，第 1371 頁。

② 同上書，第 3 卷，第 709 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書，第 3 卷，第 852 頁。

⑤ 同上書，第 3 卷，第 851 頁。

顏元在《未墜集序》中之批評有關，亦未可知。

康熙四十年(1701)，徐秉義、吳涵爲其刊刻《大學辨業》和《聖經學規纂》時，同時還刻有《論學》一種。

康熙四十六年(1707)，門生鄭若洲爲其刊刻《習齋年譜》。翌年，再爲刻《恕谷古文》。

雍正九年(1731)，刻《擬太平策》。此書未記何人捐助，或爲李塏自刻。

雍正十年(1732)，白任若弟子共出分資，爲刻《評乙古文》。

這樣算來，本書所收李塏著作，在其逝前已有十八種刊刻出版。

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氏後人李桓、李樞發起集資，刻《詩經傳注》，蠡縣學人劉化南爲其校刊。

同治八年(1869)，高陽李繼曾爲刻《春秋傳注》。

至此，今存李塏著作有二十種刊行問世。

李塏的著作，以其價值非凡，歷來爲叢書編者所重。

清廷編《四庫全書》，收有李塏《李氏學樂錄》和《周易傳注》兩種，並有多種存目。王灝刻《畿輔叢書》，收李塏著作十二種，爲：《顏習齋先生年譜》《聖經學規纂》《論學》《小學稽業》《大學辨業》《學禮》《學射錄》《閱史邳視》《評乙古文》《擬太平策》《恕谷後集》《平書訂》，同時收有《李恕谷先生年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商務印書館出版《叢書集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後，中華書局出版《叢書集成初編》，其所收李塏著作都基本與《畿輔叢書》同。所不同的是，這兩種叢書都對相關著作做了初步點斷。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齊魯書社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李塏著作十種，爲：《郊社考辨》《學禮》《論語傳注》《大學傳注》《中庸傳注》《傳注問》《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小學稽業》。而其《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則補收李塏之《恕谷後集》十卷，《續刻》三卷，也就是現在一般所見的《恕谷後集》十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續修四庫全書》，收李塏著作十三種，爲：《郊社考辨》《春秋傳注》《大學辨業》《中庸傳注》《中庸傳注問》《恕谷中庸講語》《閱史邳視》《顏習齋先生年譜》《平書訂》《聖經學規纂》《論學》《小學稽業》《恕谷後集》。

民國以後，專爲顏李學派出版的大型叢書有兩種。一是 1923 年由四存學會編刊的《顏李叢書》。它是迄今爲止收錄李塏著作最全的一種叢書。本《集》所收之三十種著作，該《叢書》全部收有。1965 年，臺灣廣文書局將其影印再版，並於 1989 年再次印行。一是 2009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陳山榜、鄧子平主編的《顏李學派文庫》。這是迄今最新的簡體橫排本。其中收錄李塏著作九種，爲：《顏習齋先生年譜》《谷穀後集》《恕谷詩集》《大學辨業》《論學》《閱史邳視》《瘳忘編》《平書訂》《擬太平策》。同時收有《李恕谷先生年譜》。

201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鄧子平、陳山榜主編的《李塉文集》。這是迄今為止，第一套專門收錄李塉著作的文集。《文集》在《顏李學派文庫》所收李塉著作基礎上，添加《聖經學規纂》一種，格式亦基本與《文庫》同。

(四)

本次點校，我們廣泛選取收文最全的《顏李叢書》本、刊刻較精的《畿輔叢書》本、《四庫》諸本、《年譜叢刊》所收顏李二《年譜》以及商務、中華諸本，互相對照，個別著作還與尚存的清代單行本進行了對照，爭取兼採衆長，作出一部既忠實於李塉原意、又方便閱讀的《李塉集》。其中各種著作所採用的底本、校本及參閱本，如下表所示。

作品名	底本	校本	參閱本	备注
周易傳注	文淵閣本	《顏李叢書》本	文津閣本	底本《四庫全書》
詩經傳注	道光廿四年刻本	《顏李叢書》本		底本靜穆堂刻本
春秋傳注	同治八年刻本	《顏李叢書》本		底本《續修四庫》
論語傳注	清康熙間刻本	《顏李叢書》本		底本《四庫存目》
大學傳注	清康熙間刻本	《顏李叢書》本		底本《四庫存目》
中庸傳注	清康熙間刻本	《顏李叢書》本		底本《四庫存目》
傳注問	清康熙間刻本	《顏李叢書》本		底本《四庫存目》
小學稽業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大學辨業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聖經學規纂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論學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學禮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學射錄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李氏學樂錄	文津閣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底本《四庫全書》
學樂錄(三、四卷)	《顏李叢書》本			
平書訂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清抄本(南圖藏)	抄本《續修四庫》
閱史郅視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擬太平策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瘳忘編	《顏李叢書》本			
評乙古文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宗廟考辨	《顏李叢書》本			
郊社考辨	《顏李叢書》本	清抄本(北大藏)		抄本《續修四庫》
禘祫考辨	《顏李叢書》本			